

## 序诗<sup>〔1〕</sup>

我的灵魂说，来呀，  
让我们给我的肉体作歌，（我们本是一体，）  
即使在我死后，我也要无影无踪地回来，  
或者在渺渺茫茫的未来，在别的天体，  
（和着大地的土壤、树木、风和激浪的旋律，）  
为那里的某些朋友再次把歌儿唱起，  
我愿伴着甜蜜的微笑长此唱下去，  
这些歌儿千秋万代永远是我的——我首先在此时此地  
为灵魂和肉体歌唱，并给它们签上我的名字。

---

〔1〕本诗原载于1876年版的《草叶集》的扉页上，并在该诗最后一行下签着惠特曼的名字，以后便成为《草叶集》的序诗。

# 我歌颂“自己”

我歌颂自己、质朴而独立的人，  
我还说“民主”“大众”<sup>(1)</sup>这两个字眼。

我从头到脚歌颂生命过程，  
莫说外表，莫说头脑为缪斯<sup>(2)</sup>所钟爱，整个人体则  
尤其贵重，  
我歌颂与男性平等的女性。

赋有深邃的感情、冲动和活力的生命，  
由神圣法则所造就的、至为自由的行动。  
我歌颂这种愉快的当代人种。

1867 年

## 【注析】

本诗发表于 1867 年，1971 年修订为现在的形式并加了标题。该铭言诗的原诗为组诗《古稀之砂》中《我的歌的主题渺小么》一诗。本诗表述的思想与爱默生的思想基调相近似，有人曾认为是受爱默生的影响

所致；但据考证，惠特曼在着手写《草叶集》之前尚未读过爱默生的作品。

诗中“大众”一词原文系法文 En-Masse。惠特曼到美国南方去时，学了一些法语和西班牙语，常喜欢用在诗中。他在与W. 华莱士谈及美国的愚昧与腐败时曾感叹地说：“我知道普通人民‘大众’是会说话的。”

诗中“生命过程”指人的肉体的生理过程，旨在与认为只有灵魂神圣的说法挑战。

---

〔1〕“大众”原文系法文 En-Masse。惠特曼喜欢将美国南方所用法语或西班牙语语汇用于诗中。

〔2〕缪斯为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音乐、天文等方面的九位女神，此处指诗人自己。

# 致某历史家

你，歌颂往事的人；

你，对种族的皮相和表面，对生命本身的表现进行钻研的人；

你，把人视为政治、集体、统治和僧侣的创造物的人；

我，阿勒格尼山<sup>〔1〕</sup>的土人，按照人的本身的权利所赋予的人格  
对待人，

我捕捉本身不易显露的生命脉搏（人类本身所赋有的伟大的自矜），

我是人性的歌手，我把即将来临的事物的轮廓向人展示，

我描绘未来的历史。

1860 年

---

〔1〕阿勒格尼山系延伸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境内的山脉。

# 我还要唱那支歌儿

我还要唱那支歌儿，

（那支由种种矛盾构成的歌儿），我把歌儿献给国民，  
我送给他叛逆精神（啊，潜在的叛逆之权！啊！必不可少的，扑  
不灭的火焰！）。

1871 年

## 你，读者哟

你，读者哟，你的心儿也像我的一样因生命、骄傲和爱情而跳动，  
因此，我要把下面这些歌儿唱给你听。

1881 年

# 自己之歌

(片断)

1

我赞美自己，我歌唱自己，  
凡我接受者，你也将接受，  
因为属于我的每个原子，也属于你。

我邀请灵魂一道逍遥，  
我逍遥自在地俯身下视，观察一片夏天的青草。

我的舌头、我血液中的每个原子，都来自这些泥土、这些空气，  
我在这里为父母所生，我的父母也在这里为父母所生，他们的父母  
也是如此，

我现在三十七岁，身体健壮。开始起步了，  
但愿永不停步，一直到死。

信条和学派姑且休论，  
暂时置于脑后而对现状表示满足，但是决不把它们忘记，  
大自然不论好歹我都接受，无论何时都要让它说话，  
让它用原始的活力说话，毫无顾忌。

寓所和房间充满芳香，棚架上芳香回荡，  
我自己呼吸这些香气。我赏识这些香气。  
酒酿也能使我沉醉，我却不为它所迷。

空气没有香味，不含酒酿之气，它是无臭的物质。  
空气永远合我的口味，我爱空气，  
我走向树林旁的堤畔，脱去外衣，赤身裸体，  
我狂烈地希望它接触自己。

这是我呼出的哈气，  
回声、涟漪、窃窃细语、黑荚紫荆、合欢树、树杈和蔓藤，  
我的呼吸，我的心跳、在我肺里流动的血液和空气，  
绿叶和枯叶的气息、河岸和暗黑的岩石的气息、牲畜棚中草料的  
气息，  
来自我的喉咙的、飘入旋风之中的语声，  
几次轻吻、几次拥抱、两臂环抱的接触，  
娇柔的树枝摇摆时映出的、阳光和阴影的戏动，  
只身一人的雅兴、身居闹市的雅兴、漫步于田园和山麓的雅兴，  
健康的实感、正午时分的激情。我在起床时面对太阳咏唱的歌声。

你认为一千英亩多吗？你认为地球大吗？  
你长期习作，学会读书了吗？  
你洞悉诗中内涵，感到自豪吗？

今天今夜请留在我处，你将获得诗歌的一切滥觞。



你将享有地球和太阳的恩惠（尚有几百万个太阳），  
你将不再借第二者和第三者认识事物，不再借死人的眼睛观察事物，  
也不再将书上的鬼怪充作食粮。  
你将不通过我的眼睛观察事物，也不通过我的手摄取事物。  
你将倾听多方意见。然后靠自己舍短取长。

## 6

一个孩子捧着满把青草问我：“青草是什么？”  
我怎么回答呢？我所知道的不比他多。

我猜想它怕是用象征希望的绿色线缕织成的、我的意向的旗帜。  
我又猜想它是神的手帕，  
特地作为礼品和纪念品降来的香帕，  
在某个角上写着物主的名字。以便我们拾到时即可认出，并能说出  
这是谁的。

我又猜想青草本身就是孩子，就是由植物生成的赤子。

我又猜想它是统一的象形文字，  
它意味着，它同样“发芽”在阔地和狭地，  
它同样生长在黑人和白人中间，  
开纳克人<sup>(1)</sup> 塔卡河人<sup>(2)</sup> 国会议员、黑人，我馈赠他们不分贵贱，  
我接待他们不分高低。

如今我觉得，它好像坟墓上长出的未经修剪的美发。  
卷曲的青草哟，我对你情意难消，

你也许是青年人胸脯上长出的青草，  
如果我认识他们，也许就爱上他们，  
也许你是从老年人、从刚刚由母亲怀里抱来的幼儿身上长出的青草，  
这么说来你就是母亲的怀抱。

这棵青草这么深暗，决不是生自老母头上的白发，  
它比老年人的无色胡须更加深暗，  
它比那淡红的上颚下面的口腔还深暗。

啊，我终于发现原来是这么多的喋喋不休的舌头，  
我发现它们总算没有白白地长于颚下之口。

但愿我能翻译这些言及已故的青年男女的隐语，  
言及老人和母亲，以及刚刚由母亲怀里抱来的幼儿的隐语。

你想那些青年人和老人结果如何？  
你想那些妇孺结果如何？

他们仍然在某处安居。  
最小的幼芽表明实际上并没有死，  
即使有死，它必导生前进，而不是生的归宿、把生遏止，  
而且生一出现，死便消失。

万物都在前进和扩展，不会隐遁，  
死也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而是更加吉利。

有人认为诞生是幸运吗？

我这就告诉他或她，我深知死亡同样幸运。

我和垂死的人共死，和初生的婴儿共生，我不局限在我的帽子和鞋子之间，

我观察过种种事物。没有两个重样，每个都很完善，

地球很完善，星星很完善，它们的负载物都很完善。

我既非地球，也非地球的负载物，

我是人们的朋友和伴侣，众人都和我一样永生和无穷，

（他们不知道如何永生，但我清楚。）

万物都为其本身及本身所属之物而存在。我的男人和女人为我而存在，

那些从前是男孩、如今爱上女人的人为我而存在，

那些自尊的人、饱尝被人轻视之苦的人为我而存在，

那些钟情少女和老年处女、那些母亲以及母亲的母亲为我而存在，

那些启口微笑的嘴唇、潸然流泪的眼睛为我而存在，

那些孩子、生育孩子的人为我而存在。

揭开虚饰吧！在我看来你是无罪的，你既不陈腐，也未遭遗弃。

我能透过黑呢绒和花格布探知就里，

我紧紧地、热烈地、不倦地追求你，无法使我脱离。

逃亡的奴隶来到我家，躲在屋外，  
我听见他碰得柴垛的树枝噼啪作响。  
我向半掩的厨房门口望去，见他已虚弱无力，  
我走到他坐的原木旁边领他进来，告他不必惊慌，  
我打来满满一桶水，让他擦洗汗污的身体和负伤的双脚，  
我把他安置在我住的套间里，给他拿来几件干净的粗布衣裳，  
我清楚记得他那四处打量的眼神和局促不安的模样，  
我记得我曾用药膏涂抹他的颈部和踝部的创伤。  
他和我同住了一个星期，他复元后投奔北方。  
我让他紧靠着我坐在桌旁，屋角上斜放着我的火枪。

## 21

我是肉体的诗人，也是灵魂的诗人，  
我享受天堂的快乐，也忍受地狱的苦难。  
我把快乐移植到我身上，使它繁茂；我把苦难译成新的语言。

我是男人的诗人，也是女人的诗人，  
我说，做女人和做男人同样伟大，  
我说，最伟大的莫如人的母亲。

我歌唱那扩展而骄傲的颂歌，  
我们卑躬屈膝，已经够了，  
我指明，伟大不过是发展的结果。

你已经居人之上了吗？你是大总统吗？  
这算不了什么，他们一个个都会赶上你，而且继续前行。

.....

23

千秋万代开发着无穷无尽的语言，  
我的词儿“大众”是现代的语言。

这个词儿表明一个永不放弃的信仰，  
从今以后，我始终不渝，我绝对接受时间。

只有它完美无缺，只有它完满地完成一切，  
只有那神秘莫测的奇迹才完成一切。

我接受现实，不敢对它怀疑，  
我自始至终贯彻唯物主义。

实用科学哟，好得很！精确的论证哟，万岁！  
把雪松和紫丁香的枝条混在一起，把紫景天拿来，  
这是词典的编者，这是化学家，这是创制古代文饰<sup>(3)</sup>的语法学家，  
这些水手驾驶航船，通过陌生而惊险的大海，  
这是地质学家，这是在用刀做手术，这是数学家。

先生们，最高的荣誉属于你们！  
你们的事实虽然有用，但不是我的归宿，  
我只是凭借他们进入归宿之处。  
我的话中很少提到事物的属性，  
大都论及未曾说过的生命、解放和自由，

所贬的是中性的和被阉割的东西，所褒的是发育健全的男性和女性，  
我的话儿为反叛活动鸣锣开道，在逃亡者和密谋反叛者的面前停留。  
瓦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sup>(4)</sup>之子，  
粗暴、胖壮、多欲、吃着、喝着、生殖着，  
不是伤感主义者，不凌驾于男人和女人之上。也不脱离他们，  
不谦逊也不放肆。

把门锁全拧下来！

把门儿从门闩上全拧下来！

凡贬低他人者即贬低我，  
凡人们所言所行终究归结于我。

灵感通过我而汹涌澎湃，潮流和指标通过我亦然。

我发出原始的号令，我发出民主的信号，  
我向上帝起誓！若非人们在同等条件下得到的东西我决不要。

.....

31

我相信一片草叶的工程并不小于星星，  
一只蚂蚁、一颗砂粒和一个鹌鹑的卵同样完美无缺，  
一只雨蛙是至高无上的杰作，  
蔓藤匍匐的黑莓能装点天上宫阙，  
我手上最小的关节足以使一切机器相形见绌，  
母牛低头嚼草的姿态超过任何雕刻，

一只小鼠的奥妙足以使千千万万的异教徒惊异莫测。

我发现在我身上混有片麻岩、煤、长丝苔藓、水果、谷粒和食用菜根。

我身上画满了走兽和飞禽，  
我已经名正言顺地离开了过去的事情，  
但在必要时我仍可召回任何情景。

.....

### 33

时间和空间哟！过去我猜想的事，我知道如今都已证实，  
那是当我在草原上漫游时所猜想的事，  
那是当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时猜想的事，  
以及当我在淡白的晨星照耀的海滨上漫步时所猜想的事。

.....

殉道者的卑视和沉着，  
因为巫女而处以死刑、用干柴烧死的古时的母亲。她的孩子在注  
视着，  
被猎犬追逐而疲于奔命的奴隶，倚伏在篱笆上气喘吁吁，遍身汗液，  
他那双腿和颈部的、针刺般的剧痛，杀人的猎枪子弹和步枪子弹，  
我忍受这一切，我便是这一切。  
我就是被追逐的奴隶，猛狗咬我，我在退避，

地狱和绝望向我袭来，射手在一枪枪地朝我射击，  
我抓着篱笆的横木。淌着被皮肤的汗水冲淡的血滴，

我跌倒在杂草和乱石堆上，  
骑马的人踢打着不愿前进的马迫近了，  
他们在我那已经昏聩的耳边漫骂，用鞭杆朝我头上猛击。

痛苦乃是我的一次服装的变更，  
我不必问受伤的人感觉怎样，我自己已经是受伤的人，  
当我拄着拐杖在察看时，我身上的伤痕已经发青。

#### 44

我自白的时候到了——让我们站起来吧。

我要把已知的事物抛开，  
我要一切男女和我一起踏进未知世界。  
时钟指示时间——什么指示未来？

#### 45

我们已经经历了万亿个冬天和夏天，  
前面又有几兆，还有几兆在它们前面。

一些诞生给我们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世界，  
另一些诞生又给我带来丰富多彩的世界。

我不认为事物有大小之别，  
任何事物如能充满时代和地域便无差别。

.....



我曾说过，灵魂并不优于肉体，  
我也说过，肉体并不优于灵魂，  
对人来说，没有什么——包括上帝——比他自己更为重大，  
无论是谁如无同情之心，他走一点路就等于穿着寿衣走向自己的坟，  
即使你袋中没有分文，也能买到地球上的珍品，  
用眼睛一扫，或让你看看豆荚中的一粒豆子，就胜过古往今来的  
学问，  
不管哪行哪业，青年人只要去干，都能成为英雄，  
一个物体不管多么弱小，都能成为宇宙运转的中心，  
因此我对何男人和女人都说：“让你的灵魂在百万宇宙面前保持  
冷静和自镇。”

.....

至于你，死哟，还有你，必死的痛苦的拥抱哟，你想吓唬我是枉  
费心机。

产科医生毫不迟疑地开始助产，  
我看见长者的手在挤着、接着、支着，  
我倚在精美柔韧的门扉旁边，注视着出口，注视着痛疼的解除。  
至于你，尸体哟，我想你是很好的肥料，我对你并不厌恶，  
我闻着那正在生长的白玫瑰的甜蜜的芳香，  
我抚摸着树叶的嘴唇，抚摸着甜瓜的光润的胸脯。  
至于你，生命哟，我想你是许多次死亡的遗迹，  
（无疑我以前死过达一万次。）